



## 冬日畅游下浒山水库

■ 彭昱生 (安徽)

大雪节气的风，本该带着料峭寒意漫过江淮大地，可这个周末的阳光却格外慷慨，我和几位文友早已约好，要趁这难得的晴好，奔赴安徽省桐城市与潜山市交界处的下浒山水库——那座藏在大别山余脉间的水利明珠，藏着我童年零散却温热的记忆，也藏着山水间最本真的冬日诗意。

约莫一个小时的行程，车子拐进一条盘山公路，远远地，便望见了钓鱼寺的轮廓。这座千年古寺就坐落在大沙河畔的山坳里，红墙黛瓦在冬日暖阳下格外醒目，像是被时光精心打磨过的珍宝。我们一致决定先探访古寺，再去库区赏景——毕竟这古寺藏着的传说，早已让我心生向往多年。

走近钓鱼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寺前的一方青石台，便是传说中的钓鱼台，这钓鱼台可不是寻常景致，相传姜太公曾在此垂钓，虽没有“愿者上钩”的千古佳话，却也为这片山水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仿佛能感受到千年前的风，也曾吹过这方石台，吹过垂钓者的衣角，吹过流淌不息的大沙河。

忽然想起童年时，大人

曾跟我讲过的故事：老一辈人说，这座山里藏着一条修炼了千年的巨蟒，通体金黄，每逢月圆之夜便会出来吸纳天地灵气，等修炼圆满，便会腾云驾雾，化作巨龙飞向天际。那时的我信以为真，总盼着能有机会见到这条“巨蟒”，哪怕只是远远望一眼也好。如今再望这座山，山依旧是那座山，只是当年那个追着大人问“巨蟒什么时候成龙”的孩童，早已长大，可那份对传说的好奇与憧憬，却从未消散。

我顺着石阶往山上走了几步，视野愈发开阔。大沙河像一条碧绿的绸带，绕着山脚缓缓流淌，河水清澈见底，能望见水底的鹅卵石，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像是撒了一把碎金。河岸边的芦苇荡早已泛黄，风吹过，杨柳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这片山水的故事。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前行，下浒山水库的全貌，也渐渐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初见时，便被它的壮阔与沉静惊艳——库区的水面一望无际，碧波荡漾，像是一块被群山环抱的巨大翡翠，又像是一片缩小版的千岛湖，静谧而

深邃。冬日的暖阳洒在水面上，折射出层层叠叠的光影，微风拂过，水面泛起细微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又慢慢归于平静。

下浒山库区两岸的山峦，褪去了春日的娇媚、夏日的浓艳，只剩下深沉的墨绿与赭黄，线条愈发清晰利落，像是水墨画里最有力的笔触。偶尔有几只水鸟从水面掠过，翅膀划过碧波，留下浅浅的痕迹，随即飞向远方的山峦，为这片静谧的山水添了几分灵动。

我想起童年时的场景。那时，我跟着大人来到大沙河沿岸，那时的下浒山水库还未完全建成，大沙河的水比现在更湍急，岸边的草木也更茂盛。沿着河岸慢慢走，大人指着远处的山峦告诉我，那座山后面就是潜山，山里面有好多宝贝；又指着河水里的水说，这水是从大别山流下来的，清甜可口，滋养着两岸的百姓。

我们沿着库区的盘山公路缓缓前行，公路蜿蜒曲折，像是缠绕在山间的丝带，每拐一个弯，眼前的景色便换了一副模样。有时是开阔的水面，波光粼粼，望不到尽头；有时是陡峭的山崖，岩石裸

露，尽显苍劲；有时是成片的树林，枝叶稀疏，却透着顽强的生机。

我们不时停下车子，下车赏景拍照。路边新修了几座观景亭，木质的亭柱与亭顶，透着古朴的韵味，亭子里摆放着石凳，供游人歇脚。我们走进其中一座亭子，亭子正对库区的核心景观，远处的小岛点缀在碧波之间，像是镶嵌在翡翠上的宝石，两岸的山峦倒映在水中，山水相依，浑然一体。

“快过来合影！”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们纷纷站到亭边，朝着镜头微笑。阳光落在每个人的脸上，暖融融的，身后是碧波荡漾的水库，身前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样的时光，美好得让人不忍辜负。快门按下的瞬间，冬日的暖阳、静谧的山水、真挚的笑容，都被定格成永恒的画面。

我们在亭子里坐了很久，聊着天，赏着景，偶尔有风吹过，带着水面的湿润气息，格外舒适。远处的山巅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像是披了一件金色的衣裳；近处的水面上，偶尔有渔船缓缓驶过，渔民撒网的动作娴熟而优雅，像是在山水间跳一支

优美的舞蹈。

我们沿着库区的步道徜徉，近距离感受下浒山水库的冬日生机。步道沿着库区边缘修建，两旁种着许多树木，虽然大多已经落叶，但枝头的嫩芽已在悄悄孕育，等待着春日的召唤。偶尔能看到几只松鼠在树枝间跳跃，灵活得像一阵风，还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枝头鸣叫，声音清脆悦耳，为冬日的山林添了不少生气。

不远处的大沙河与库区相连，河水缓缓汇入水库，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流转。我想起童年时，曾在大河里摸鱼捉虾，跟着长辈在河边洗衣洗菜，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夏日里是孩子们最欢乐的天堂。如今，大沙河依旧流淌，只是多了几分静谧，少了几分喧闹，却依旧滋养着两岸的百姓，也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记忆与诗意。面对美景，我吟诵起即兴创作的诗句，“大雪晴阳照碧流，群山环抱画中游”“古寺传灯藏旧梦，库区逐浪忆童年”……

## 难忘白沙烧饼

■ 王成家 (湖南)

2019年8月28日，暑气渐渐褪去，风里多了几分清爽。我与桥市乡的几位干部，驱车前往与之相邻的常宁市白沙镇。车窗外，常宁的山水缓缓铺展：远山含黛，近水澄碧，稻田在微风里翻涌着绿浪，一路都是故乡般的安宁。

白沙镇，是春陵江畔一座安静的古镇。江水在这里轻轻拐了个弯，将古镇温柔揽入怀中，也滋养了千年不息的烟火人间。我们本是为访古而来，却在热闹的圩场，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香气，轻轻牵住了脚步。那是烧饼的香。

圩场一角的烧饼摊前，老师傅正缓缓转动着贴满烧饼的炉壁。炉膛里的炭火，映红了他沧桑的脸庞，也烘暖了整条街巷。我们买了几个，刚出炉的烧饼烫得手心发颤，却让我忍不住，迫不及待咬上一口。外焦里脆，芝麻醇香，面粉清甜，茶油温润，一层层在舌尖化开。那一口质朴的香，竟让人瞬间忘了身在何方，只觉满心踏实。

我随手拍了张烧饼发在朋友圈，没想到竟引来大学同学吕刚的留意。他立刻转告了时任白沙镇镇长的陈志刚——那正是他初中时的挚友。一条小

小的朋友圈，竟牵出了几重缘分：我与吕刚大学同窗数载，吕刚与陈志刚少年相知，而此时的我，恰好就站在陈志刚守护的这片土地上。

热情的陈镇长很快赶来。一见面，他便笑着握住我们的手：“来白沙，怎么能只吃一个烧饼就走？”

那个下午，他放下手头事务，亲自陪着我们走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街道两旁，明清木构建筑鳞次栉比，雕花窗棂古朴雅致，斑驳砖墙藏着岁月。古码头的石阶被时光磨得温润光滑，遥想当年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白沙烧饼便是从这里出发，香飘万里。

随后，他又带我们走进衡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屋徐家民居群。这片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是常宁山水间珍贵的人文印记。飞檐翘角之下，他如数家珍，细细讲着每一栋老宅的故事，眼神里满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

傍晚，镇政府食堂飘出家的味道。没有山珍海味，只有最朴素的家常：春陵江的鲜鱼，时令的青菜，新收的稻米，简单却格外暖心。

陈镇长举杯，语气真诚：“你

们来寻古，古的是建筑，活的是人情。白沙的山水养人，也养出了这一口烧饼的滋味。”

那顿饭，清淡，却格外温暖。多年过去，依旧清晰如昨。

离开白沙时，夜色已深，繁星满天，月光洒在春陵江上，清辉柔和。我手里提着一袋陈镇长执意相送的烧饼，香气透过纸袋，一路相伴，一路安心。

后来走过很多地方，也吃过各式各样的烧饼，却再没有尝过那样难忘的滋味。

如今才慢慢懂得：白沙烧饼之所以动人，从不止于外焦里脆的口感，更在于它裹着的那一份人情温度——一条朋友圈牵出的热忱，一位镇长放下公务全程相陪的真诚，还有常宁这方水土，养育出的淳朴与厚道。

山好，水好，人更好。这，才是白沙烧饼最珍贵的秘方。春陵江依旧静静流淌，白沙镇的烧饼摊前，想来依旧香气袅袅，游人驻足。而我，总会想起那个被烧饼香暖透的午后，想起常宁的山水之间，那些比风景更动人、更长久的——遇见与温情。

## 蒙自南湖诗社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召开

华夏晨报红河州讯（记者 艾华林）3月14日上午9点，蒙自南湖诗社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二楼会议室召开，红河州5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王小继教授为研究会会长，路伟、李粉仙、普克昌、刘清华、张艳娥、李聪华为副会长，由李聪华兼任秘书长，周坤、邹正全任副秘书长，王印吉任监事。

蒙自南湖诗社成立于1938年5月，因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位于南湖之滨而得名。早在湘黔滇旅行团赴滇途经沅陵时，南开大学1935级哲学教育系学生刘兆吉和北京大学1936级中文系学生向长清便萌生了成立诗社的想法，得到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的支持，并邀请二位先生担任指导老师。诗社共发展社员20余人，因缺乏经费，刊物无法印刷，只能以壁报形式发表作品。壁报名为《南湖诗刊》，共出版4期，刊发社员作品一百余篇，作者包括著名诗人穆旦、赵瑞蕻、林蒲等。

对于联大师生在蒙自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联大校友会曾于1989年倡议恢复南湖诗社，短暂复刊后又因故停刊。近三十多年间，《蒙自》文学与红地角文学社等民间文学团体，均在各自刊物中以“南湖诗刊”为名开辟专栏，刊发当地文学爱好者的诗歌作品，培养了大量文艺人才。

2018年7月6日，到蒙自创业的湘籍打工诗人艾华林出于对南湖诗社的热爱，便萌生了创办“南湖诗刊”微信公众号的想法，得到蒙自市作家协会主席李军的大力支持。此后不久，艾华林请恩师了了正觉向诗坛泰斗谢冕请题刊名，得到题字与回信鼓励。经过多年耕耘，南湖诗社微刊发掘并推出了众多优秀诗人作品，获得红河文艺界的广泛好评。

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办学虽仅有180天，却对当时文风初兴的蒙自产生了有力冲击与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南湖诗社研究会的成立，为重新认识西南联大历史、发掘南湖诗社这一丰厚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契机。